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百家公案 引子 包待制出身源流

詩曰：世事悠悠自酌量，吟詩對酒日初長。
韓彭功業消磨盡，李杜文章正顯揚。
庭下月來花弄影，檻前風過竹生涼。
不如暫把新編玩，公案從頭逐一詳。

話說包待制判斷一事跡，須無提起一個頭腦，後去逐一編成話文，以助天下江湖間適者之間覽云耳。問當下編話的如何說起？應云：當那宋太祖開國以來，傳至真宗皇帝朝代，海不揚波，烽火無警，正是太平時節。治下九州之內有個廬州合肥縣，離城十八里，地名巢父村，又名小包村。包十萬生下三個兒子，包待制是第三子。降生之日，面生三拳，目有三角，甚是醜陋。十萬怪之，欲棄而不養。有大媳婦汪氏，乃是個賢名女子，見三郎相貌異樣，不肯棄舍，乞來看養。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撫養包公，近有十歲。

一日，包公出廳前拜見父母。其父怒云：「爾此畜子，當下我要棄汝，得大嫂收養成人，我今遣汝前去看牛，休得在家裡閒坐。」包公聽畢，轉至房中，與嫂說知「父親要著我看牛」之事，眼淚汪汪，自歎：「我如此命薄！二哥俱得做好人，只我與僱工的一般。」其嫂勸之云：「三叔只可忍耐，古人未遂之時，亦有販牛自守者，後來卻做到三公地位。既是公公有遺，只是歡喜領受。」包公聽嫂言語，收淚謝之。

又過二三個月，正是新年時節。包公入房中見大嫂，借件新衣服著了去拜年。嫂問：「三叔，要拜誰人年？」包公云：「正要問嫂，當先拜誰？」教之：「出廳上先拜父母，後拜二兄。」包公歡喜，依教出廳上，拜畢父母、二兄，就在廳上同飲新年酒。至三四巡，太公於席上吩咐，著令大郎去親戚遠處還禮，二郎去鄰居近處還禮，三郎換了衣服前往南莊使牛，直待水田耕得完了方許回來。吩咐畢，大郎、二郎各去不顧，只有包公煩惱，獨自一人將牛來南莊耕水田，自嗟自歎，不覺困倦，睡於田壠上。

原來包公是個好人，自然有神明來助他。本處地只，一伏時間將水田盡數耕畢。包公睡醒起來，見牛息於壠上，水田皆耕畢，暗思：「此必是大嫂憐我辛苦，密地使人來耕完去了。」

言罷，收拾犁具回家。行到中途，遇著個算命先生，見包公作揖云：「煩問往廬州還有多少路程？」包公云：「尚有一百八十里。」先生見包公形狀特異與人不同，暗想：「這人有貴相。」

因問云：「君是何處人氏，敢乞貴造一看？」包公答云：「小可廬州噉城十八里巢父村人，父親遣令南莊耕田，只是僱工人，有甚好處？無錢算命，免勞先生看。」先生笑云：「你教我路境，不要命錢，且說來看著。」包公乃云：「賤造是淳化二年二月十五日卯時生。」先生遂起了八字，看畢大驚云：「郎君之命，辛卯年，辛卯月，辛卯日，辛卯時，有四個辛卯。三十二上發科，後去官，至學士，後為龍圖閣待制——故人稱為包龍圖，乃大貴之命也，可賀可賀！」包公聽罷應云：「莫非我無命錢，先生故來取笑耳。」先生云：「我寫在書上，待郎君富貴，得來相望。」包公云：「我只有條手巾，與先生為表記，久後果如公言，當得重謝。」先生接取手巾，對包公曰：「你看前面又有一個先生來！」包公回頭看時，不見人來，那先生化一陣清風而去。包公驚歎道：「原彩這先生不是凡人，乃是神人來與我推命也。」心中暗喜，急忙回家見嫂，笑容可掬。其嫂見三郎面有喜色，心中疑怪。正是：入門欲問榮枯事，觀見容顏便得知。

那賢嫂問：「三叔每日歸來只是煩惱，今日莫非拾得奇珍異寶，如此歡喜？」包公直與嫂說：「南莊耕田回來，遇著一算命先生，推我有大貴之命，我不信，回頭失那先生，知是神人，決無虛言，我故歡喜。」嫂聽罷乃云：「叔既後有好事，何不發奮讀書，以成其名？」包公云：「父親見憎，哪得資本讀書？」嫂云：「叔若肯讀書，資本一一承辦，不須掛慮。」包公曰：「賢嫂既發心如此，久後成名，當報大恩。」包公退轉莊下。

次日，汪氏著家人抬轎子直去南莊書舍，見董先生，進上禮物，具言要送三郎來從師讀書之事。董先生歡喜領受。嫂命三叔拜見董先生畢，汪氏云：「三郎尚未有名字，煩先生代取一個表德。」董先生思忖半晌，乃云：「喚做包文拯可好？」汪氏云：「此名實相稱。」一時間，先生家抬過午饌，相待著汪氏、包公一邊在席飲酒。酒至二巡，嫂於席上云：「叔既讀書，亦能吟詩否？」包公起身答云：「未讀書時，已曾與朋友相會，亦能吟得幾句。」董先生就指木墩為題，令包公吟詩。包公隨口吟云：鋼斧伐來物便成，雖然微賤有高名。

若還把他提掇起，社稷山河一掌平。

董卿聽罷，乃對汪氏云：「令叔之作，天下奇才也，何愁不成名乎？」嫂亦歡喜。董先生見包公生得醜陋，令其去後園拔一株鬆樹來，席間道是蓬蒿，著包公吟詩。包公自忖：「他將我比作蒿草。」乃應云：

鬆樹低低未出形，先生比作蓬蒿人。

若還一日身通泰，可作擎天柱棟新。

董先生喜云：「郎君好氣象，必為擎天柱人也。」酒罷，汪氏辭去。包公自在莊上讀書，不覺二年。正是：窗下三冬經史足，胸中義理已精通。

一日，包公聞說朝廷開科取士，便辭董先生回家見嫂，道知要去赴科取試。汪氏歡喜，即打點盤纏，與叔起行。次日，包公先出廳上，道知父母，要去東京取試。當彼父母頗知其在南莊讀書，汪氏為之支持，得就乎學，及聞其要去赴試，父母二哥齊笑其癡，亦不管他。包公逕來拜知嫂嫂，吩咐畢，挑上行李，望東京進發。是時正遇三月天氣，風和日暖，恰好前行。常言：雁飛不到處，人被利名牽。

話說包公獨自一個，於路上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，又是數日。忽一日貪行幾里路，天色將晚，前後無店舍。正在無奈處，抬頭見一座古廟，包公進入廊下，看牌額，乃東嶽聖帝之祠。幾年荒廢，人跡罕到。包公只得在神案高處放下行李，取出乾糧食幾口。日裡行得辛苦，就枕而困。將近三更時候，包公朦朧中見一判官，持簿入來，監候使者問云：「今年狀元是何處人？」判官說：「第一名是淮西廬州人，第二名是西京漢上人，第三名是福建人。」使者又問：「淮西有九州四十縣，不知狀元名誰？」判官答云：「是廬州合肥縣小包村包十萬家第三個兒子，名文拯，該他得狀元。」判官道罷復出。天色漸明，包公記在心下，起來挑了行李進發。

不則一日，來到東京城。包公抬頭一看，果是個好去處：人物富貴，甲第相連。曾聞道，東京城裡有三十六條花柳巷，二十四座管弦樓，果不虛矣。稱賞不足，未幾日色沉西，欲去尋覓個店舍安身，各處已閉上房門。包公怨無宿處，在汴河橋上歎氣兩三聲，一時驚動本處城隍，即叫使者吩咐云：「上界文曲星來東京求官，無人收留，你可引去煙花巷張行首家宿歇。」使者領旨，即忙來橋上，見包公正在憂悶間。使者近前云：「秀才，今晚莫是無安歇處？可隨吾來著，有個所在與你安歇。」包公見說，逕隨使者來到張行首門口，叫聲「開門」。

有小二出來，已不見了使者，只有三郎立在門口。小二引進去見張行首，因留他歇。問是何處人氏，三郎答云：「小可乃廬州合肥縣離城十八里小包村，父親包十萬之第三子，表字包文拯是也。因來京考試，日晚無投宿處，特奔賢姐宅上，權宿一宵，明日重謝。」張行首聞說，不覺淚下，云：「原來是鄉里。」三郎云：「賢姐是何處人？」行首云：「我是縣南張大郎親女，因為正月上元看紅燈，行至九師橋，失了伙伴，被人帶到東京，落在風塵，今將三四年矣。若郎君不嫌，今宵願結為姊弟相叫。」三郎便

問：「賢姐今年幾歲？」張行首答云：「三十歲。」三郎云：「你長我十歲，當拜汝為姊。」二人於燈前結拜。整上盤饌，席中各訴款曲，夜深方散。三郎於樓舍安歇。

次日侵早，張行首著小侍女請三郎入廳上相見。茶湯畢，行首云：「目今東京士子未齊，三郎可在東邊淨房讀書，俟在開試院日，則去取試未遲。」三郎云：「賢姐言之有理。」即日收拾淨房一間，與包公讀書。每日茶湯著侍女送與，十分相敬。

不覺一月光景，侍女來見張行首，道云：「這幾時，包秀才書也不讀，只是眉頭不展，臉帶憂容，未知因甚事。」行首聽說，即著侍女請過三郎，差別其煩惱之由：「莫是我家款待不週？」三郎答云：「蒙賢姐恩愛，實無以報，近日在書館中不覺思起家鄉，況我功名未知如何，以此憂悶，非為款待之意。」行首聽罷乃云：「偏你思量家鄉，而我不念故里？出來之人沒奈何耳。你若思家下不置，可修書一封，汴河橋上不時有人轉淮西，可寄與之回去，便如親至家鄉一般，何必重思念也。」三郎依其言，即修下家書，緘封了畢，次日到橋上等人寄去。一霎時間，忽遇個人，似承著模樣，來得如風送行雲般緊。三郎問云：「君是何處客官？」來人答道：「要往合肥公幹。」三郎云：「君既往合肥，是在下所屬，煩君寄書一封，轉達包家莊為幸。」其人領諾，即接卻書，不辭直去，好似流星趕月而行。三郎正待回去，忽於橋側拾得一封書，類道家符牒樣式，乃暗思：「此必來客去得慌忙，失落此一封信，彼尋不見必復來取，可坐此，待他來時，可付還之。」

卻說那來客原是玉皇所遣，在東京城隍處下公文的。來到廟前，不見文牒，慌問守門神千里眼、順風耳：「這公文從哪裡失落？」二神告之云：「乃是爾代順帶家書白衣秀才拾得，今在橋上等你，可火速取來。」使者聽罷，逕回橋上，見三郎便拜。三郎忙扶起道：「君適去得慌緊，復回拜我，有何見議？」使者云：「誤失了一道文牒，是君拾得，乞還我而去。」

包公云：「果是我拾得，若肯開與小生看是內中說甚事，便將還你。」使者云：「此文牒不可拆開看，恐漏泄天機，得罪不便，乃上帝送與城隍處開的。」包公聽罷說是上帝來的文牒，堅意要看，云：「不肯開看，難以還汝。」使者沒奈何，只得拆開封頭與看。內中不說別事，單寫今年狀元、榜眼、探花之姓名也。包公看見他名是狀元，不勝歡喜。按：國史本傳包公乃是天聖五年進士，此說是狀元，小說之記也。付還天使而去不題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仁宗皇帝自承位以來，親近大臣，庶政條理，天下太平。一日在宮中，夜得一夢。侵晨設朝，眾文武問之。階前走出黑王太師，紅袍拖地，象簡當胸，奏云：「不知陛下所夢何事？」帝曰：「寡人夜來夢到廬州搭船，船上有一金門，門底有一包文字，不知主何吉凶？」太師奏云：「此夢乃大吉之兆，當為陛下稱賀。」仁宗曰：「何見得是吉兆？」太師云：「陛下到廬州者，關中有一廬州。船上有金門，那喚作金門威。門底有一包文字，主開南省時及第秀才必有姓包者來赴試考中。與國家文明之象也。」帝聞奏乃曰：「卿此言亦有理。」是日朝散。

未數日，南省試罷，進士殿試，及傳臚之時，第一名狀元及第乃廬州合肥人，姓包名文拯也。仁宗大悅，曰：「朕之得夢真不偶矣。」即日下敕：狀元於杏花園賜宴，遊街三日。及待文拯趨朝謝恩，御筆親授為定遠縣知縣。文拯得官而出，轉至煙花巷張行首家報知。行首不勝歡悅，把盞接風。文拯云：「且幸奪高名，又得除授知縣之職，當初父母量我不會有官，豈知今日有此好事！特辭賢姐同小二，回去省侍父母，且看如何相待於我？」行首云：「既郎君已中高選，如何不回報與父母得知歡喜？我著小二同你還鄉。」文拯甚喜，即日拜別行首，與小二出離東京城，吩咐將襖頭服帶官憑藏在筒中，只裝作平常人而歸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東京當日開榜後，公人尋夜前來包家莊報信，直至莊前見太公聲諾。太公本是莊家，初未識公吏，一見之，大驚，走入莊後，叫聲：「有強人來。」其大媳婦汪氏聽得，急出視之，乃是公家來的，便問：「從何差遣？」公家答曰：「新科中了狀元包文拯，說是本處人，特來報喜，不是差遣。」汪氏聞報，笑容可掬，入見太公，道云：「吾家有好事，三叔已中狀元及第，公人來報喜信，何用驚疑。」太公笑曰：「三郎自小不曾讀書，官從何來？」汪氏答以：「從董先生學，日前有信來，道又得東京鄉里張行首勉勵讀書，已得中選，果是真矣。」太公大喜，方出廳前接待報信之人。

過數日，太公著人去趕回二大郎：一在廬州開大店，一在南京賣色物。不日二人即俱回來，拜見太公畢。太公道：「爾二人只好守富，倒不如三郎讀書，已得功名也。今報信人才與犒賞而去。」二郎聞說，笑曰：「爹爹好不忖量，被人騙去銀兩。三郎是個呆子，未曾讀書的，哪裡有官？他只因在外欠主人錢還不得，故裝此計，詐稱及第，得圖些賞錢去均分而已，何可信他。」太公頓思良久，乃曰：「汝二人之言果是，卻被他騙去銀兩。」因出下招貼：「有人捉得三郎來見者，賞錢一百貫。」使莊客各處貼去了。

卻說文拯與小二在路上將及半个月，望家下不遠，文拯云：「此去王太公舍只有十里遠，是我莊所，且去安歇一宵又作區處。」小二挑著行李，來到王太公門首，乃一更盡，便叫開門。王太公兒子王五出來看時，卻是主人呆子，領一人在門首，連忙入告太公道：「有一百貫錢來我家也。」王公問：「如何有一百貫錢來我家？」王五道：「他父親出下招賞錢一百貫捉呆子，今來門首，捉去請一百貫賞。」王公聽罷罵道：「畜生，他是我主人，又況其大嫂甚賢，哪裡有賞錢與你？待我起來迎接他人來。」王公出得門首，見文拯便拜。文拯連忙扶起，同入莊上坐定。王公將其父出賞錢要捉三郎之事說知。文拯笑云：「正是欠東京店主人錢米，今同小二回來取討。」王公道：「主人今且在我家安歇，明日回去與大嫂商量，勿使太公得知便了。」道罷，即具酒饌相待。至半夜，各就歇息。

次日，文拯辭卻王公，與小二回家，從後花園叫聲：「嫂嫂開門。」汪氏聽知是三叔聲音，連忙開了後門，見包公衣衫襤褸，如貧困者一般，乃問：「日前有報信來家，道叔已中高選，如何恁的回來？」文拯答曰：「蒙賢嫂作成，去得遲了，東京科場已罷，功名沒分，今少店主人錢米，著小二回來取。」

汪氏道：「既如何，且入家中商量，休教父兄得知。」文拯與小二進入舍中坐定，乃對嫂道：「煩討些飯來與我吃。」真是好個賢德汪氏，聽說即入府中安排點心去。文拯把箱中綠袍、名簡、紗帽，盡放於大嫂閣中。一伏時，其嫂辦到酒饌，與包公食畢，乃問云：「三叔欠店主人錢多少？」包公云：「欠三百貫。」汪氏道：「公公與二哥發怒，出賞錢正要捉汝，且休在家，明日南莊有五十人割麥，你去監收割麥，待我措置錢米三百貫，卻送你去還店主人。」包公拜謝嫂嫂。次日侵早，過南莊割麥。二人行了半里路，包公先打發小二回東京，自去南莊割麥。

將近晌午，忽有一伙公人來到，因問包知縣家住哪裡。文拯已自知了，故意指前面：「大宅房子便是。」公人逕奔前來，尋問包太公家。太公見了一伙公人，忙走入廳上，大叫：「強人又來。」汪氏出來看時，卻是一起差人。因問從何而來。差人答道：「東京及第包文拯，除授定遠縣知縣，我等是來接知縣赴任的公差。」汪氏聽罷，入告太公知之。太公怒道：「日前正是你說有報信人，費我三百貫賞錢，今日又來哄我。適有人說呆子在南莊替人割麥，不要理他。」將門緊閉上。公差人不識知縣下落，復來田間問包公：「若教我等知縣住址，把些酒錢與你。」包公道：「主人要我割完麥方得去。」公人道：「我大家與人割麥，可領我去？」包公云：「如此則許。」差人一時將麥為之割完，欲著包公引教其路。包公云：「尚容來日引你等去。」公差為首二人大怒，拳拳就打。得田間眾人勸了，包公乃領差人往前門進，自後花園入嫂嫂房中，取出冠帶服畢，出廳上二十四個遠接人納頭便拜。包公望闕謝恩，請過父母、大嫂來相見。人各愕焉。包公乃對父母道知得官之由。父母方知是真，嗟呀不已。包公喚過差人云：「你等識包知縣否？」公差人見是割麥之人，各各請罪。包公問哪個是首領？公人復是董超、薛霸。包公云：「用拳擊我者是你二人？今捉下打三十六棒。」眾人正待行刑，大嫂聽得，來勸云：「賢叔未上任，何可便打公人。適間不認叔是貴人也，可赦其罪。」包公依其勸乃止。一時眾親戚鄉里都來稱賀。太公設筵席相待，盡歡而散。次日，包公出廳上吩咐公吏道：「你等且先回去，待我安排行李，即來赴任，公吏不須等待。」眾領諾，各拜辭先回不題。

只說包公擇吉日拜別雙親兄嫂，遂登程而去，不與人識是知縣，依然挑取這席簞作貧寒之態，逶迤行到定遠縣，見東門外有多少伺候人、一百二十行及公吏等並來遠迎。諸吏見而問之：「曾見包官人到否？」拯答云：「我自來縣間作買賣，不曾見有包官人

來。」拯遂入縣衙門門首，把門人見其挑取席簍，如乞丐之人，遂推出門外，喝云：「我數日灑掃縣衙，只候本官赴任，你何敢擅入縣門？」拯遂門外取出席簍中所藏公裳穿了，戴卻烏紗帽，掛起官憑，把門者皆驚惶駭愕，方知即是包知縣，遂叩頭謝罪。諸吏座聽得，倉惶入衙中見包公。引入堂裡，點起香燈蠟燭，與包公升公座上任。眾人各參拜已畢，有詩贊曰：穀雨桑麻暗，春風桃李開。

只因民有福，除得好官來。